

从汉正街到洛杉矶

——一个乞丐到富豪的自白

蓝天梦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从汉正街到洛杉矶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咸宁地区印务公司承印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2插页 162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1次印刷

印数: 1-40000

ISBN7-5354-0862-1/I·718

定价: 5.20元

本产品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调换

目 录

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谁	1
一个男人的挣扎	13
故土的魂	20
第一次在女人怀抱里	26
男孩失去童贞的时候	39
没有爱的走火入魔	50
3000 块钱的交易	60
充当“丈夫”的角色	73
“体面茗”的奇遇	87
一次灵与肉的考试	106
破灭的“文学梦”	115
流浪江湖	123
回到汉正街	134
樱花下的美国妞	141

未婚夫！未婚夫！呜呜呜呜……	157
异国的相思恋`	177
汉正街的洋媳妇	190
辉煌的爱的体验	203
留下一个生命之种	212
洛杉矶的痛苦	219
异国他乡的漂泊	228
不堪回首的辛酸泪	236
从汉正街到洛杉矶	242

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谁

穿过一条街巷，又一条街巷，快到家了。

其实，我读书的学校离汉正街并不远，走快一点顶多二十分钟。但我一般要走一个小时左右。我不想回家；况且，我的身边有施莉莉。

这是1972年5月的一天下午，学校早就放学了。我和施莉莉并肩走在一起，东张西望、磨磨蹭蹭的。她有一个打过补丁的、她姐姐用过的红色塑料书包，我则把两本课本卷成筒捏在手里。她是我的同班同学，比我小一岁，她的家也住在汉正街上。

我们的学校，是武汉市最差的学校之一，根本排不上名次。一幢墙壁斑驳的教学楼，一排老师做宿舍的小平房，一个不大的操场，操场上两个篮球架、一张乒乓台、两架废弃多年的铁单杠。若干年后，我在国外遇见武汉老乡时，问到这个学校，他们都摇头不知，使我非常尴尬。

刚过阳历5月不久，弥漫在城市街道上的，已是燥热而沉闷的夏天气息。穿单衣单裤的屡见不鲜。汽车驶过，灰尘和烟尘在行人眼前散开。街旁有稀疏的几株树，叶子

绿了，蒙上厚厚的灰尘后显得蔫头蔫脑的。我们走在人行道上，对迎面而来的自行车视而不见。

施莉莉那个时候是什么模样，我没有一点印象了。我只记得她个头不高，经常穿一件旧军装，扎两条小辫子，辫梢黄得像被火烧过一样。她家庭出身好，根正苗红，所以在班上当干部，但究竟是什么干部我也不记得了。她能说，能骂人，曾经当着老师的面扇过一个男生的耳括子。她对我很好，我是说每当她和我说话时，她就变得特别客气和亲切。她这么称呼我——“晓春，吃了吗？”不是直通通地叫我“叶晓春”。我当时 14 岁，我认为她之所以对我好，是因为我家离她家近，而且她的父母和我的母亲都在一个厂工作。再不，可能还要加上我学习成绩好、表现规矩、从不惹事生非这一条。

那一天，本来我们已经快到家了。这时，施莉莉突然对我说：“江里淹死了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说不知道。

“我们去看看吧！”施莉莉拉住我的手。

“死人有什么稀奇！”我见多识广地说，“上个月六渡桥一次死了三个，有一个脑袋都没有了。我亲眼看见了。”

“车子轧的？”

“一个司机喝醉了，一边冲上人行道，口里还在喊：这点酒难得住人吗？”

施莉莉一点不惊讶。她麻木得像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。那个车祸的悲惨情景可把人吓坏了。我做了许多次恶梦。我总是看见别人的脑袋露出白生生的脑浆。

施莉莉说：“江边那个死人，放那儿有五、六天了，臭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看的？”我不想去。

我倒不是急着回家。我说过我不想回家。家里，整个一团糟。我回去干嘛呢？我回去不是碍他们的事吗？“他们”不是别人，其中之一是我的母亲。

我这里想说说我的家庭。我的父亲叶兆吉，祖籍湖北鄂西山区，他1952年独自一人到武汉投靠一个亲戚，后来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。1958年11月，也就是我诞生的第三个月，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押往沙洋农场劳改。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，母亲生我时他已被隔离审查了。父亲在监狱里，跟死了差不多，我们家从不提起他。我3岁的时候母亲同父亲离婚，嫁给一个名叫刘民的工人，这个人死了妻子，和我母亲结婚时带了一个女孩过来。我这个异父异母的妹妹名叫刘娟红，比我小两岁。

母亲从来不对我隐瞒这一点，我是叶兆吉的儿子，而不是刘民的儿子。我从头到脚没有哪点像刘民，甚至一根毫毛也不像。童年时，我欢欢喜喜地叫他爸爸；慢慢长大，虽然也这么称呼，却觉得这两个字如同长在喉咙里的鱼刺，怎么吐也难以吐出。我内心深处从来不认这个所谓的爸爸。我甚至宁愿去用它称呼一个路人。

当然，刘民也不是什么坏人，他只不过有些令人厌恶罢了。他是个瘦小的男人，平常不哼不哈，在他不喝醉的时候，待人也随和。他很老实，老实到似乎缺乏一个心眼的程度。但是，只要他端起酒杯，几大杯白酒灌下去，

他便开始骂骂咧咧了。先是自言自语地骂，然后高声叫骂，好像他面对着一个只有他才看得见的魔鬼。他骂得不可入耳。这时，我和妹妹吓得不敢吭声，母亲则毫理睬，充耳不闻，好像与她无关似的。

刘民他骂谁呢？

直到我慢慢长大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他如此恶毒地咒骂的，是我那个呆在监狱里的父亲叶兆吉。

晚上，等我和妹妹在暗楼上睡着了，刘民便开始和母亲撕打。他们压低嗓门互相攻击，然后咬牙切齿地滚扭在一起，床铺咚咚直响。我从来没看他们一眼。我呆呆地望着屋顶，静静流泪，我想我没见过的父亲。当我哭过，迷迷糊糊睡着时，心中便升起一股柔情：爸爸，我的爸爸，你在哪里呢？

那天，等我和施莉莉气喘吁吁地赶到长江边时，天色已经暗下来。我们爬上一道江堤，她在前，我在后。看不清有路没有，我迷迷登登地跟着她走。

和施莉莉在一起，我永远是被动的。

有一道沙土堤高高地挡住我们。

她爬不上去。手脚并用也不行。她大声喊我：

“笨蛋！推我一把！”

我犹豫着。

“用手推我的屁股！”

于是，我推她的屁股。

一个既热乎乎又软乎乎的东西。我在这之前从没碰过它。我是说除了我自己，我没触碰过任何一个人的肉体。

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我的记忆里，我的母亲没抱过我，更不用说亲亲脸了。我和每一个人之间都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关系。和妹妹一起睡暗楼，我也尽量不碰她。

把施莉莉推上去之后，我也爬上去，她弯着身子要拉我一把，但我拒绝了。我不想重复刚才推她屁股时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

我们沿着一片长满青草的沙地往前走了一段，终于来到一个货运码头近旁。几艘趸船无声无息。一条机帆船的船舱里露出一缕昏黄的灯光。看得到耸在长江之上的大桥，它在暗蓝天空的映衬下像一个不真实的剪影。江对岸有星星点点的灯光。

“死人在哪儿呢？”我惴惴不安地问道。

施莉莉坐到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没有理睬我。

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大对劲，也跟着她坐下去。

“我得罪你了吗？”

我胆怯地问道。我实在弄不清她为什么突然不再理我。

她仍然不吭声，气呼呼的，干脆把脸转到另一边去了。

“你……不说话，”我说，“那我……走了。”

我站起来。

“你敢走！”她厉声制止道。

“那么，死人呢？你记得准确位置吗？你是不是骗我呢？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？”

她说：“今天太晚，看不到了。”

我生气地说：“你骗我？”

“没骗你！”

“那你说，死人呢？”

“死人在汉阳门。”

“汉阳门？”

“用一根绳子拴着呢，在水里飘呀飘，已经飘几天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我们明天白天去看，反正明天放假。”

“今天你骗我。”

“明天我就没骗你。”

“你骗我了。”

“我从不骗人。”

“今天你骗我了。”

我的喉咙哽咽，说不出话。我真恨她。大老远的把我弄到这个人迹罕至的破地方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这可不是一个班干部应该干的事。我真蠢。我无用。施莉莉这个小混蛋把我耍了。我为什么那么容易上她的当呢？

“你也别着急，”她慢吞吞地说，“我也不会吃了你，你害怕吗？难道你怕我？怕一个你的同学、街坊？我会杀你？我杀人干什么？我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难道我会杀人吗？”

“你带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呢？”我乞求地问。

施莉莉面对我，突然压低了嗓门对我说：“你真的想看那个死人吗？”

我不吭声。

她小心地往四周望望，“我把你带到这里来，是怕别人听见了我和你说的话。”她小声问道：“你有你爸爸的照片吗？”

“我爸爸？”我心中一震。

“不是你的后爸，我说的是你的亲爸爸。”

我很惊讶：“你问这干嘛呢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昨晚，我爸从武昌回汉口，”她说，“看见一些人围观一具死尸。回家后，他对我妈说，那人好像你妈过去的丈夫，是律师吗？”

我紧张地说：“是。”

“他们的话让我听见了。我想我应当告诉你。你可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呀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会说是你说的。”

“我是有觉悟的人。”

“我也有。”我说，“如果真是我爸爸，那活该！谁叫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呢？”

施莉莉轻声道：“是呀，可是他毕竟是你爸爸呀！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眼？”

“你可别出去。”我提心吊胆地说，“同学们要知道了，还不开我的批判会！”

“你真胆小！”

“你有个反革命爸爸试试？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“谁会批你？”施莉莉说，“有我呢。”

我走近巷口，听见了母亲吵架的声音。

电压不足的路灯光里，母亲扯开嗓门和另一个女人对骂。我听出那个声音是施莉莉的母亲于玲芬。

我站住，躲在墙影里。我的心恐惧地提起来。

母亲说：“你才不要脸呢！你也没看看你那个姑娘是个什么东西？没她，我的春儿会不回家？”

于玲芬说：“你真是死不要脸！莉莉会求着你的儿子出去玩？她在学校是干部，会拉一个反革命子女？”

“你的莉莉是个小妖精，谁知道她教春儿干什么？说不定干出好事了！”

“好哇！你败坏我莉莉的名誉呀！反革命！反革命！”

于玲芬吵架，显然不是我母亲的对手。她只好拿出泼妇似的一招，在我父亲的“成分”上做文章了。我气得发抖。

“你是个好东西吗？”母亲冷静地反击，“你在厂里，有几个男人没往你身上爬呀，你说呀！”

这我知道。施莉莉的母亲由于长得马马虎虎，惹过一些不三不四的传闻。曾有两个厂长因她而被撤职。

于玲芬的痛处被戳中，她便丧失了理智，一切都顾不得了：“你好！你好呀？我搞一百个，关你屁事！我再坏，也没坏到你那一步！”

母亲说：“你的丈夫戴绿帽子，你还不坏呀？”她提高嗓门，挥舞一下手臂，“街坊邻居听一听呀！这个破鞋说她不好呢！”

于玲芬也挥舞着双手，“大家都听一听呐！你们知道不

知道，她的第一个丈夫是怎么坐牢的？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告的呀！是她告的呀！我可以做证！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丈夫往牢里推，她是个好人吗？一夜夫妻百日恩呢，是个一夜的‘皮绺’，也不能坑别人，是不是？”

母亲突然一声嚎啕，坐到地上。她拿不出更厉害的招数了。

于玲芬还不放过：“大家听一听呀！听我们家老施说，汉阳门那个死尸，就是她坐牢的丈夫呀……”

汉正街这条小巷里，几乎每一个门里、窗上，都露出一张张好奇的脸。

没有人出面劝架。

我冲过去，一把揪住母亲的手，拼命往起拽。母亲如同瘫痪了一般，自顾自嚎啕着，哭丧似的。

“妈！”我噙着泪喊道。

“莉莉呢？”于玲芬抓住我的衣服。

我说：“她回家了。”

如今我来描述那几天的事，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。这些事发生过没有？在我的经历中真有过这梦魇一般的过去吗？这是一个少年应该经历的事？它究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什么呢？

我的父亲……他不是正在沙洋劳改吗？他怎么回到了武汉？他回到他的家了吗？为什么不看他的儿子一眼？要是他看见我，他认得出吗？他如果从哪个角落里跳出来，喊我一声儿子，我会答应吗？他怎么到了汉阳门，而且已

经死去？是不是与他长相相似的另一个人？施莉莉的爸爸难道真的认了出来？一个反革命分子，是死了好还是活着好？作为他的儿子，我希望他死去？还是活着？

我的母亲……妈妈，真是你揭发我父亲使他遭受牢狱之灾吗？为什么？刘民难道比叶兆吉聪明？健壮？心肠好？脾气温和？挣钱多？职业好？家庭成分过硬？刘民瘦小于瘪，叶兆吉却是高大强健的；刘民常常与你吵骂撕打，叶兆吉也是如此吗？叶兆吉是不是喝得烂醉？

我脑子里乱糟糟如一锅粥。

我的生父叶兆吉……母亲……养父刘民……他们在我的脑子里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，他们谁也不愿认输，人人都摆出拼死一战的架势……

谁是裁判呢？我吗？

我记得，那天，当母亲在我的搀扶下从地上爬起时，她好像一下子病入膏肓了。她颤颤巍巍的，走路时两腿不能控制自己。她陷入一种彻底的、无法挽回的绝望状态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抽搐着。她的两眼呆滞、茫然。

走进屋，她呆呆地坐在床沿，不望我，望着墙壁。

我说：“你睡吧——我自己做点东西吃。”

继父刘民早已在置于屋中央的他们的大床上睡去。他似乎不知道屋外发生的任何事。他蜷缩成一团，薄棉被罩住他的脸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。

我见母亲不吭声，又说：“我和莉莉没干坏事，我们下一个同学家打扑克了。”

母亲重重叹息一声，缓缓脱衣睡觉。她的动作很僵

硬，像一个病人。

我关掉房里的一盏 15 瓦白炽灯，轻轻掩上门，走进对面的厨房。我们家只有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客厅也没有。房子上方搭了一个暗楼，那里是我和妹妹刘娟红睡觉的地方。

我在小小的、窗户发黑的厨房里坐了一会儿。我坐在一个矮板凳上，望着窗户呆呆发怔。我不想吃饭，一点食欲也没有。我的脑子好像要炸开一般。

坐了好长时间，我才站起来，轻悄悄地推开房门，准备睡觉。我没开灯。正在我抓住木梯，打算爬上暗楼的时候，母亲叫住我。

“你相信莉莉妈的胡说八道吗？”

我走到母亲床边。

“我不知道她胡说什么。”我说。

母亲信以为真，立刻换了口气，“她说你拉拢莉莉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没有就好。”母亲轻松地出了一口气。

我说：“你再不要跟别人吵架了，好吗？”我真的不愿意母亲被别人攻击得体无完肤。不管是不是她告发了我的父亲，她毕竟是我的生身母亲啊。

“我不吵架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睡了啊。”我说。

“你睡吧。”

我爬上暗楼，揭开被子躺下去。我衣服也懒得脱。我决定明天一大早去汉阳门。

妹妹不声不响地爬到我这边来，凑到我耳边说：“我看到你的亲爸爸了。”

她的热气扑了我一脸。我说：“胡扯！到那头去睡！”

“你以为谁想跟你睡一头啊？”她小声说，“我真的看见了。”

我顿时紧张起来。“真的？”声音抖着。

“上周星期六，我看见了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我不由得提高嗓门。

“这里，这个屋里。”妹妹刘娟红说。

一个男人的挣扎

汉阳门轮渡码头。

离栈桥约 200 米的地方，一个臭水湾里。

他浮在草渣、纸屑、冰棒纸组成的垃圾中间，他的腰间被人拴了一条绳子，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块水泥板上。

臭气熏天。苍蝇密密麻麻地乱飞。

我来到这里时，有四、五个大人远远站立，议论着他的一切。两个七、八岁的小男孩，手持一根竹竿，距离他最近，他们用竹竿捅他。

竹竿捅一下，他就动一下。

看不清他的脸，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可以肯定，这是一具男性的尸体。

我没继续观看。我慌慌张张地走开了。

他是我的父亲吗？

他难道就是那个只身一人闯进汉口的著名律师？

刘娟红看见的，是他吗？

一个男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汉正街。刘娟红说，他身材高大，粗壮，有一个晒得黝黑的脸膛。他从哪里来？他来